

右主

「沧海横流」

上

光武帝刘秀

GUANGWUDI LIUXIU

Cang Hai Heng Liu

秦俊◎著

漓江出版社

I 247.53 / 111



光武帝刘秀

「沧海横流」



GUANGWUDI LIUXIU

Cang Hai Heng Liu

秦俊◎著

漓江出版社

上

北京教育学院图书资料中心



0000131013

424901

《光武帝刘秀》(上中下)

秦 俊 著

*

漓江出版社出版

(广西桂林市南环路 159—1 号)

邮政编码: 541002

广西新华书店发行

柳州市印刷厂印刷

*

开本 890×1240 1/32 印张 43.375 字数 1089 千字

2001 年 1 月第 1 版 2001 年 1 月第 1 次印刷

印 数: 1—10000 册

ISBN 7—5407—2654—7/I·1600

全三册定价: 58.00 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 请与工厂调换

目 录

- 第 一 回 梦寐求才得做居摄 壑难填又欲坐金銮…………… 1
- 第 二 回 发奇想哀章贩皇帝 谋高官老鸨荐面首 …………… 12
- 第 三 回 献铜匱老国丈窃国 行封赏卖饼儿得官 …………… 29
- 第 四 回 追野兔刘文叔迷路 入花园小丫环逞凶 …………… 46
- 第 五 回 阴家庄才子会佳人 邓家坞邓晨戏落雁 …………… 62
- 第 六 回 狠心妇狠心吃闺女 弄汉子拍卖活人妻 …………… 81
- 第 七 回 冠军城煮酒论英雄 未央宫原碧露峥嵘 …………… 99
- 第 八 回 献淫药哀章受重赏 拒保媒刘歆惹大祸…………… 115
- 第 九 回 假惺惺王莽赏卓茂 怒冲冲新帝斥国师…………… 131
- 第 十 回 娇女子绣楼患相思 庸郎中想吃天鹅肉…………… 146
- 第 十 一 回 小碧儿邓家坞报信 刘伯升新野城劫狱…………… 165
- 第 十 二 回 马子张落草鹰爪山 刘文叔智戏王结巴…………… 178
- 第 十 三 回 无名村刘文叔出走 邓家坞卓大人宣旨…………… 193
- 第 十 四 回 众英雄举义绿林山 涎水泡行凶天阁楼…………… 206
- 第 十 五 回 救刘玄活人大出殡 抗莽军马武擒严尤…………… 218

第十六回	举大事李守捐私怨	说童谣刘秀萌反心·····	231
第十七回	甄太守血洗宗卿府	刘文叔亡命阴家庄·····	245
第十八回	刘文叔起兵反王莽	樊小婉偷汉害本夫·····	261
第十九回	清阳巷赵伯阳寻仇	棘阳城李次元装神·····	277
第二十回	李次元巧设反间计	赵伯阳蒙冤下大狱·····	290
第二十一回	欲隐退岑君然装病	举贤士刘文叔行医·····	307
第二十二回	雄赳赳兵发南阳城	凄惨惨遭伏小长安·····	318
第二十三回	赊酒幌刘秀再举义	见佳人陆智起淫心·····	337
第二十四回	食春药伯姬生妒心	救丽华刘秀出恶言·····	352
第二十五回	劝王常四军大联盟	贪娇娃李轶动淫情·····	368
第二十六回	破蓝乡联军抢粮仓	平内讧刘秀劝其兄·····	384
第二十七回	勇刘稷枪挑甄太守	贤吕母举义莒县城·····	397
第二十八回	征赤眉廉更始毙命	庆功宴邓伟卿乱性·····	415
第二十九回	为立帝刘文叔避嫌	说刘玄小姨子圆梦·····	434
第三十回	莽张卬一刀定皇位	涎水泡南面称寡人·····	447

第一回

梦寐求才得做居摄 壑难填又欲坐金銮

帝都长安并不乏豪华的宅第，但就气势而言，没有一座比得上安汉公的：巍峨的门楼，雄居的石狮，一杆铁旗直插云天，还有那座洁白如玉的牌楼；院内有房一千余间，连房穿户，曲径通幽，四面的窗壁，全都是雕金镂银，彩绘成图……这宅早年的主人，乃汉之开国元勋萧何丞相。那时的朝规，不论你的文治武功多么显赫，要么竖铁旗，要么盖牌楼，二者只能择一。萧何因有造汉之功，经高祖皇帝特准，二者得以并存。

路还是那条路，门还是这个门，可今非昔比。自安汉公王莽迁入后，凡过往大臣，文官下轿，武官下马，徒步而行，皇子皇孙，概莫能外。地位之尊，待遇之隆，使萧何为之汗颜。

萧何算什么？萧何虽有造汉之功，但在汉高祖刘邦眼中，只能算是一条功狗！王莽呢？是执掌着汉室大权、高高在上的皇亲国戚，是太皇太后王政君的亲侄儿、已故汉平皇帝的嫡亲岳丈！

说起平帝，那不过是一个小小的花瓶！一个九岁娃娃，又非先王汉哀帝血脉，与王莽姑侄，亦无半点瓜葛，迎立为帝，乃是为着便于驾驭。

皇帝是个花瓶，太皇太后乃一女流之辈，况又年老昏聩，国事无论大小，皆由王莽一人决断，忙得他晕头转向，食不甘味，寝不成寐。为表彰王莽功德，王政君连下两道御旨，第一道加封王莽为安汉公，第二道赶走了萧何七世玄孙萧喜，将其宅第赐给了王莽。

两道御旨一颁，王莽很是欢喜了一阵。未几，烦闷又跟着来了：

第 一 回

“我王莽明明干的是皇帝事儿，却与皇帝无缘！是不是可以做一个代皇帝呢？不，‘代’字太露骨，叫个摄皇帝吧！‘摄’者，代理也，这才叫名副其实。”

几经筹划，由他的族兄安阳侯王舜和国师刘歆牵头，给太皇太后上了一个奏折，请她加封王莽为摄皇帝。

这王舜，天不亮便带着奏折去了长乐宫，怎么到这般时候还不回来？是太皇太后还没起床吗？王莽不由自主地朝院中望去，日头已经正南，他轻轻地摇了摇头。是王舜没有见到太皇太后吗？不会，在王家所有子侄辈中，太皇太后最宠爱的便是王舜，哪有不见之理。那么一定是太皇太后不同意，果真如此，可就惨了！心血，二十几年的心血呀！往事如烟，涌上心头。

王莽，字巨君，是孝元皇后王政君同父异母兄弟王曼的次子。王莽降生的时候，王政君已经做了汉元帝的皇后，王氏宗族开始凭借裙带关系登上政治舞台，封侯的达九人之多，大司马一职非王氏宗族的成员不得担任。惟独王莽，因父亲的早逝，被排斥在王氏集团的大门之外，一天到晚守着他的寡母，一边苦度时光，一边寻觅着做官的机缘。

也算是皇天有眼，他那做大司马的王根伯父得了一种怪病，在家疗养，这一养便是一年。有道是久病床前无孝子，他的亲儿亲女，也就是每天礼节性地到床前问候一次。惟有王莽，整日守候在王根身旁，蓬头垢面，衣不解带，尝药端水，使王根大为感动，乘太皇太后探病之机，荐王莽做了黄门侍郎。未几，又迁射声校尉。是年，王莽才二十四岁。

关中有一民歌，叫做《十不足》：

终日奔忙为了饥，才得饱食又思衣；
冬衣绫罗夏穿纱，堂前缺少美貌妻；
娶下三妻并四妾，又怕无官被人欺；
四品三品嫌官小，又想面南做皇帝；
一朝登了金銮殿，却慕神仙下象棋；
子牙^①与他把棋下，更问哪有登天梯；
若非此人大限^②到，上到九天还嫌低。

此时的王莽，登天、做皇帝他还不奢奢望。大司马呢？百官之首，执掌着全国的军务和政务。一人之下，万人之上。可伯父的病一日重似一日，在世的日子不会太久了。伯父一旦谢世，这大司马的宝座……他将王氏集团的人数了一遍，除了我王莽，还没有谁这块料。不，不能掉以轻心，听说淳于长已在蠢蠢欲动抢夺大司马的位置呢！

说起这个淳于长，还是王莽的表兄呢，淳于长是王政君姐姐王君侠的儿子，王政君对他很器重，三年前，拜为卫尉，位列九卿。不久前，又封为定陵侯，官位和权势远远超过了王莽。此人不除，大司马的乌纱帽怕是要落到他的头上了。

但要除掉淳于长，并非易事，王莽为此差一点愁白了头发。正当他束手无策之时，宫廷里风言风语，说是淳于长与前废后许嘉关系暧昧，而许嘉又是王政君的情敌。听了这话，王莽高兴得跳了起来，连夜去拜见王政君，添油加醋地讲说一遍，把个王政君气得嘴唇乌青，面见儿子汉成帝，讨得圣旨一道，将淳于长流放到西域。淳于长上书辩冤，被王莽扣压，王莽逼他饮下鸩酒一杯，却以畏罪自杀上报朝廷。

① 子牙：姜子牙，《封神演义》中的人物，名尚。助周武王起兵伐纣。灭纣后奉元始天尊之命发榜封神。

② 大限：寿命。

王莽如愿以偿，三十八岁那年，登上大司马宝座。但好景不长，汉成帝驾崩，汉哀帝登基，为一闲言，他栽在了傅皇后的石榴裙下，若非姑妈出面求情，小命难保。

人要走路，就没有不跌跤的。他这一跤跌了六年，兔子般地蛰居在新都城內，度日如年。

他巴望着早一些儿复出，重登朝堂，每时每刻都在窥视着朝政，捕捉机会。不，那机会单靠捕捉是不行的，得想法儿制造。

为制造这个机会，他千方百计买人心，让封邑、散田财、赈宾客、济鳏寡，甚而忍疼割爱，把宠婢赠给汉哀帝的一个将军。说到宠婢，你知道她长得有多靓？柳叶眉，鹅蛋脸，肤如凝脂，体藏异香，袅袅婷婷，真个是狗见不咬，驴见不踢……心疼得他五六天滴水未进。

就在他复出的前夕，血气方刚的二子王获，无端杀死一个奴婢，朝野为之哗然。他一咬牙，逼着王获自杀，虽说痛失爱子，却落了个大义灭亲美名，得以重登朝堂。

汉平帝选后，女儿王月英原本无缘。他巧布机关，使汉平帝入瓮，当上了他的乘龙快婿。

这步棋一走，大司马的宝座才算真正稳固下来。但他心中想的绝不只是一个大司马，为实现他心中那个不可告人的目标，他大开杀戒，凡属异己之徒，不管他们才华多么出众，功勋多么卓著，格杀勿论，就是汉宗室也不放过，先后倒在他钢刀下的有安众侯刘崇、徐乡侯刘快、陵乡侯刘曾、扶思侯刘贵……

傅皇后虽在可杀之列，但毕竟是一国之母，王莽这才网开一面，将她废为庶人，赶出皇宫。谁知那傅皇后过于刚烈，自杀身亡。

傅皇后虽死，前车之鉴，不可不鉴。他本是外戚，对外戚却特别苛刻，苛刻得有些不近情理。

汉平帝原名箕子，乃中山王刘兴嗣子，迎立之时，还是个九岁娃娃，按理应由其母卫姬入宫照应，可王莽偏不让她入。卫姬只有

这么一个儿子，不忍远离，屡屡上书请求，皆被王莽驳回，引得朝野非议了一阵。

别人非议倒有情可原，惟有长子王宇，却是大大的不该。罢罢罢，你不念父子之情，我还讲什么骨肉之义。杀，杀，杀！杀了儿子杀儿媳，连孙女也未能幸免；杀了郡守、都尉，又杀卫姬，遭杀的达数百人！

杀了别人倒还事小，惟有皇帝亲娘是万万杀不得的！皇帝一旦亲政，岂肯与己善罢甘休！量小非君子，无毒不丈夫！女婿算什么？女儿守寡又怎样？只要大权在握，还怕不能给女儿找一个称心如意的男人么？杀！借献椒酒之机，鸩杀了平帝，立了个两岁娃娃刘婴为帝……

王莽正百无聊赖地回忆着往事，忽听有人高声呼道：“圣旨到！”王莽噌的一声跳下椅子，疾步出了安汉公府，恭恭敬敬地将王舜一行迎了进来，亲自将香点着，插到香炉之内。

王舜捧着圣旨，慢悠悠地走到香案之前，高声唱道：“安汉公接旨！”

许是由于激动，王莽的双腿有些打颤。他知道他成功了，他是从王舜的脸上看出来的。尽管这样，心里仍像揣了一只小鹿，咚咚乱跳。

王舜轻咳一声，展开圣旨，朗声读道：

奉天承运，皇帝诏曰：天生众民，不能相治，为之立君以统理之。君年幼稚，必有寄托而居摄焉，然后能奉天地而成地化，群生茂育。书不云乎，天公，人其代之。当今天子，尚在襁褓，不得至德君子，孰能安之！安汉公莽，辅政三世，比遭际会，安抚汉室，遂同殊风，至于制作，与周公异世同符。……其令安汉公

居摄践祚，如周公故事，服天子衮冕，南面朝群臣，听政事。车服出入警蹕，民臣称臣妾，皆如天子之制。……赞曰“假皇帝”，民称之为“摄皇帝”，自称曰“予”。平决朝事，常以皇帝之诏称“制”，以奉顺皇天之心，辅翼汉室。钦此。元始五年朔月庚辰，太皇太后。

梦想成真，王莽不知道是由于激动过分还是感激太深，未等王舜落音，便高声谢恩，而后匍匐于地，重重地磕了三个响头。

王舜疾走几步，双手扶起王莽，命随从将太皇太后所赐的三块烫金御匾“摄宫”、“摄殿”、“摄省”，分挂于大门和前庭后院。

王莽左手背在身后，右手捋着胡须，迈着方步，从“摄省”踱到“摄殿”，又从“摄殿”踱到“摄宫”，每到一处，总要对着御匾审视许久。

太阳已经西沉，王舜的肚子像狼掏一般。他能不饿么？三更起床，四更进宫，太阳都一竿多高了才见着太皇太后。她虽说年老昏聩，对汉室还是挺忠心的，翻来覆去念叨着高皇帝遗诏：“非刘氏不得王，不如约，天下共击之！”非刘氏连王都不能封，更莫说摄皇帝了！为说服太皇太后，王舜使尽了浑身解数，直磨到太阳西斜，才弄出个太皇太后的懿旨，又马不停蹄赶到安汉公府……

饱汉不知饿汉饥，王莽依旧背剪单手，捋着山羊般的胡子，兴致勃勃地审视着他的御匾。

王舜实在撑不住了，小声说道：“老弟……”

王莽的眉头忽地皱了起来，王舜心头猛地一惊：“坏了，今非昔比，我怎么和摄皇称兄道弟起来！”扑通一跪，颤声说道：“摄皇帝，臣妾^①罪该万死，请摄皇帝恕罪！”

^① 臣妾：西周、春秋时对奴隶的称谓，男奴为臣，女奴为妾。王莽居摄践祚后，诏令全国，民臣上书皆称“臣妾”，此为乃是突出他的地位和绝对权威。

王莽以惊诧的目光盯着王舜：“老兄，你这话从何说起？”

王舜双眼突地一亮：“您，您还叫我老兄么？”

王莽怔了一怔，道：“你原本就是我的老兄，难道我叫错了么？”

“可您已做了摄皇帝。”

“摄皇帝怎么了？摄皇帝也是人。人不能因为一做皇帝，就不要他的父母兄弟了。何况，我这个摄皇帝的皇冠上还有你老兄的一份功劳呢！”

“您真的这么想？”

“我真的这么想！”

王舜噌的一声跳了起来，抓住王莽双手，使劲摇了几摇：“愚兄这双眼睛没有看错，愚兄这腿也没有白跑，您真是我的好兄弟！”说着双目溢出几滴晶莹的泪花。王莽从仆人手中接来一条毛巾，亲自为王舜揩泪。

王舜有些受宠若惊，连退几步道：“我自己来，我自己来。”他展开宽大的袖子往脸上一连揩了十几把，由于惊吓和激动，肚子也不饿了。

“摄皇帝！”他赔着小心问道，“您既是没有责怪愚兄之意，为什么愚兄刚才叫您一声‘老弟’，您把眉头皱了上来呢？”

王莽哈哈大笑道：“原来如此！”他抬手指了指门上那个匾额道：“看见‘摄殿’二字，使我想起了‘金殿’，我这‘摄殿’到底和‘金殿’有什么不同啊？”

“这……”

王莽摆了摆手道：“还有，我这个摄皇帝和真皇帝又有什么不同呢？”

王舜讨好地说道：“管他什么皇帝，只要能叫皇帝就成。”

王莽摇了摇头道：“话虽这么说，可真皇帝和摄皇帝毕竟有所不同。”他顿了顿道：“皇帝可以称‘朕’，道‘孤’，摄皇帝只能称‘予’；皇帝下旨称‘圣旨’，摄皇帝只能称‘制书’。这几字之差，说话行事，

可是大大地打了折扣!”

王莽叹了口气道:“说句心里话,自成帝始,国家愈来愈不像样子。为帝的荒淫无度,做臣的拼命地敛钱敛地,失去土地的百姓,或卖身为奴为婢,过着与牛马同栏的生活;或四处流亡,饥饿至死,死后无人安葬,尸体往往被野狗所食,惨不忍睹。没有失去土地的百姓,为逃避无休止的赋役,不得不依附于豪强大族,忍受着大半之赋的残酷盘剥。为此谏议大夫龚胜上书皇上,痛加贬斥:‘百姓贫,盗贼多,吏不良……制度太奢,刑罚太深,赋敛太重。’谏议大夫鲍宣说得更明白:‘国家有七亡而无一得,有七死而无一生!’”

说到这里,王莽有些愤怒起来,提高嗓门道:“国家弄成这个样子,再不复古改制,非完蛋不可!”

王莽停住了话头,抬头望天,直到自己的情绪完全冷静下来,方又说道:“要改制,首先得从土地上做文章,再者是奴婢,再者是市场、赊贷和盐、铁、酒、铸钱的专营。”

王莽顿了顿:“这几件事情,没有一件不是和王公大臣、豪强大族息息相关。要办成这几件大事,单凭一个做臣子的力量是万万不行的!”

“不,您已经不是一个臣子了,您是摄皇帝。”王舜更正道。

“摄皇帝毕竟不是皇帝,圣人曰:‘名不正则言不顺,言不顺则事不成。’何况,孺子婴迟早要长大成人,予还要归政,要归政你懂吗?”

王舜恍然大悟,哈哈大笑道:“摄皇帝多虑了,只要能干上摄皇帝,还怕做不了真皇帝吗!”

王莽摇了摇头道:“怕没那么简单吧!”

王舜拍了拍胸脯道:“这事儿包在愚兄身上,不出三月,愚兄定要把刘氏的传国玉玺给您夺过来。”

王莽连连摆手道:“贤兄此话差矣,那传国玉玺万万夺不得的。”

“为什么？”

“咱本是刘家一个臣儿，明火执仗地篡了人家江山，让朝野怎么看待你我？”

“这……”

“一定说你我是乱臣贼子了，弄不好还要招来一片讨伐之声。”

一股冷汗从王舜的脊梁沟里冒了出来，他小声说道：“照这么说，您不如及早辞去摄皇帝，规规矩矩做一个汉室臣子。”

王莽冷笑一声道：“果如兄言，予这几年的心血不是白费了吗？”

王舜双手一摊道：“做皇帝，您怕外人非议；不做皇帝，您又不甘心。这，这样的大难题，恐怕连神仙也无法解决。”

王莽左手捋着山羊胡子，用右手拇指点着王舜脑袋说道：“你呀你，太皇太后不止一次地说过，在咱王氏一族中，就属你的脑瓜子灵，开窍儿早，不满三岁就学会了下象棋。依我看呀，不是这么回事！”

“不，”王舜的脸红得如火烧云一般，大声说道，“太皇太后的话没有半点儿夸张，愚兄真真白白是不到三岁便学会了下象棋……”

王莽格格地笑道：“你别说了，咱俩从小儿玩尿泥长大，你的事予能不知道吗？予是和你开个玩笑而已。”

王莽摇了摇手道：“好了，好了，不说这些了，予给你讲个故事好吗？”

王舜心中尽管一百个不乐意，也没敢说出口来，忍着饥饿，耐着性子，听王莽讲述发生在他家乡的一个故事。

王莽的家乡在魏郡的元城，元城西南隅住着一户叫崔洪兴的，原是魏郡的望族，因李妃一案被抄了家产，从此一蹶不振。所庆幸的是崔洪兴有一个女儿，名唤金瓶，美如天仙，能歌善舞。

元城西北隅有个尹三甲，早年出麻疹落了一脸铜钱大的疤儿，

人称尹大麻子，可他有钱，还开着绸庄和当铺，四十二岁那年，妻子死于难产，说媒的踢破了门槛。崔洪兴后来者居上，硬将闺女嫁了过去，鲜灵灵的一朵花儿插到了牛粪上。

绸庄的账先生叫银龙，乃一破落子弟，模样儿长得俊，人又机灵，三个月不到，便和金瓶勾搭上了。他要金瓶私奔，金瓶舍不下这万贯家产，弄得他无精打采，日渐消瘦下去。也是天可怜见，一把大火烧毁了绸庄和当铺，烧掉了尹三甲的万贯家产，烧得三甲哭天抢地，昏倒过去，及至救转过来，变成一个痴呆人儿。银龙乘机劝金瓶私奔，金瓶还是不干，说他再痴也是个男人，再醮于礼不通，也有损娘家颜面。银龙狠了狠心，买来一包毒药要药死三甲。金瓶死活不肯，说是一旦案发，小命儿难保。

银龙有个堂舅，是个游方郎中，不知怎的听说了这件事儿，寻上门来，教给他们一个法儿，要他们每天煮十个白水鸡蛋，让三甲空腹吞下，日久结块，百药难治。金瓶依计而行，为买鸡蛋，不惜行乞街头，街坊邻里对此赞叹不已，元城令亲自将一块烫着“元城义妇”的铜匾悬挂在她的大门之上。

尹三甲死了，尹三甲是被白水鸡蛋镇死的。他死后的第三年，崔金瓶抱着那块“元城义妇”的铜匾嫁给了银龙……

王莽讲完了他的故事之后，又说了一番耐人寻味的话：“人都说鱼和熊掌不可兼得，你看看人家崔金瓶，一个妇道人家，不是鱼和熊掌全有了吗！”

王舜猛地一拍大腿说道：“摄皇帝，您的意思我明白了！”王舜明白了什么呢？他盯着含笑不语、满目期待之光的王莽，一字一顿道：“既要当婊子，又要立牌坊。他妈的，我们就学一学崔金瓶，让姓刘的拱手把皇位让出来。”

王莽嘴角露出一丝满意的微笑，这一笑笑得王舜心里像熨斗儿烫过一般。王舜正暗自得意，见王莽忽地发出一声叹息，心头一

惊暗道，怎么？莫不是嫌我过于外露，抑或是又想起了什么不顺心的事儿？他笑容顿收，一双不安的眼珠儿直盯着王莽。

王莽又是一声叹息：“唉，话是这么说，做起来可是不大容易！”噢，我知道了，原来他是在为做皇帝的事担着心呐，我得给他鼓鼓劲儿。王舜哈哈一笑，说道：“摄皇帝多虑了！只要咱在天命上多做点文章……”

他把声音压得很低很低，王莽听了不住地点头，满面笑容道：“此计甚妙，但愿天下臣民能明白予与卿之一片苦心！”

王舜朗声说道：“摄皇帝放心，天下这么大，奇能异士，多如牛毛，摄皇帝的苦心会有人明白的！”

第 二 回

发奇想哀章贩皇帝 谋高官老鸨荐面首

长安的夜晚是很繁华的，满街灯笼、小贩和游人，间或有几处卖唱的、算卦的、赌博的，给长安的夜晚平添了几分景色。

秦楼楚馆更是长安夜景中最具特色的一个。每到夜晚，楚馆的门楣上总要高高挂出四盏大红灯笼，洞开的黑漆大门外常常站着一群鲜艳少女，她们不时左顾右盼。

里仁巷里的芙蓉院，在长安城的秦楼楚馆中是比较走红的一个。这里的妓女，与别处不同，不仅重貌，而且重艺，个个都能弹上几支艳调，唱上几首艳曲，因而光顾这里的人特别多。天还没有完全黑下来，一翩翩少年便直奔芙蓉院而来。

“嗨，是三少爷呀！”门口那个穿绿衣的姑娘捷足先登，手挽翩翩少年胳膊，双双进了芙蓉院。

这绿衣姑娘叫李云萍，外号十里香，也不过比胡媚英早进了三天芙蓉院，拉客的本领大得惊人，天天都是她第一个拉到客人。这不，今晚又让她抢先了一步，胡媚英好不懊丧。

呱嗒呱嗒，巷口又走出一个人来。哟，是守城门儿的，肩头还扛着一支长枪呢！胡媚英鼓足勇气朝来人迎去。但她又晚了一步，抢她生意的叫柳曼青，还比她晚来一天呢，气得她直跺脚。

又有两个嫖客朝里仁巷走来，当头那位是个独眼儿，壮得像头公牛，胡媚英愈看心中愈是发怯，那脚不由自主地慢了下来。独眼儿成了同行黑大姐的客人。

殿后那位呢？远看还像个人样，走近一瞅呀，差点让胡媚英呕